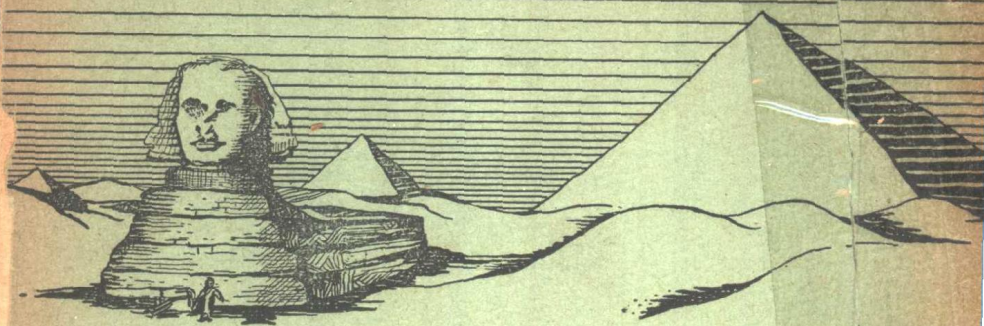




古事今談



一九三九年

羅威爾
徐華譯
著

古
事

今

談

上海時光報館印行

序

羅威爾先生的演講和著作，近已引起歐美人士的注意了。美國東部某大學的一位教授，讀完了他的「預言曰」（即本書英文原名）之後，深受感動，曾親自去訪問他。後來二人又在各地舉行長期公開演講，希望把書中之有益於人身心信的信息，作進一步的介紹。所至各地，備受歡迎，尤其是一班考古學家，更感到極大的興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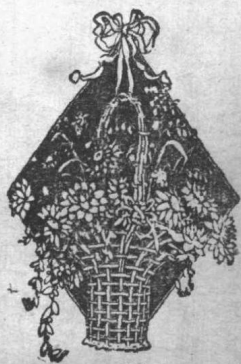
在本書中，著者以有趣的風格，描寫一個無有信仰的家庭，怎樣由聖經預言中，得到了許多他們認為難題的答案。全書採用故事體裁，文筆生動，自始至終，抓住了讀者的注意力。

三年前時兆月報曾分期譯載本書，頗得一部分讀者的贊許，也有人要求我們出單行本，以便保留。現在本書已由譯者重訂，並加入插圖多幅，仍歸本館出版。我們深信凡讀本書的人，能够生出一種新而堅定的希望，而且可以對於一些困難的事物，得有深刻的了解。

上海時兆報館謹識 一九三九年五月

目錄

第一章	嘲笑.....	七
第二章	關於預言的辯論.....	一九
第三章	試驗之開始.....	三一
第四章	怎樣駁詰聖經.....	三九
第五章	埃及擁護預言.....	四七
第六章	但以理的膽子.....	六一
第七章	猶太人應驗預言.....	六九
第八章	懷疑家作證.....	七九
第九章	駁斥預言之嘗試.....	九七
第十章	基督——預言與歷史之中心.....	一〇三
第十一章	不信者亦爲基督作證.....	一一九
第十二章	現代懷疑家的口供.....	一三三
第十三章	轉信基督的懷疑家.....	一四一
第十四章	懷疑家的貢獻.....	一四九
第十五章	基督教的貢獻.....	一五九



第一章 嘲笑

喬治愛姆孫轉臉望着他的父親，以一種動人的手勢指着他剛讀過的一段廣告，帶着驚嘆的聲音說道：『父親，你念念這一段看。』

愛姆孫先生接過報來，高聲朗誦，他的音調越到後來似乎越帶譏刺了。下面便是報上的告白：

『不信道者之受詰難及反駁』

『戴大衛爲一著名之無神主義者，今已悔改信道，並定於今晚起在本市作短期之演講，特別歡迎一切懷疑者，譏笑者，及不信道者前來聽講。在座者如有問題或反駁戴君之處，盡可隨時截斷演講。閣下若係一不受宗教束縛之自由

思想家，或不可思議論者，或異教徒，或無神主義者，務請光臨，

因此次大會係特爲閣下所舉行者也。

地點 林肯街五號
時間 每星期日下午七時

愛姆孫先生把日報放在一旁，很輕蔑地說道：「這個人的膽子和範圍真不小啊！」
「說到範圍連你也在內呢！父親，你的機會到了，」喬治欣然說道：「你常常向基督徒，尤其是向做牧師的，發出各種他們所不能回答的難題。今晚我們且去聽聽此人，我也有幾個問題想要問他哩。」喬治的問題是模糊的，不過是因爲想看他父親去參加舌戰而生出來的。

他父親得意洋洋地微笑說道：「我想他不致於歡迎我的問題吧，」——說到「我的時候，他的語氣重了一些。」

「但是他「特別歡迎」懷疑者，要他們帶了問題前去，」喬治急切的聲明道。

「我曉得的——他的手法真不錯啊！」愛姆孫先生回答說。

「你不相信他的話麼？你想這不過是吸引聽衆的計策麼？」

「差不多是這樣。我從未聽見過一個這樣的聚會。若是他履行他廣告中的條件，可就要自尋苦惱了。」

喬治慫恿着說：「我們還是親自去看一下子，你也許要受驚呢。」

他的父親答應道：「你既然如此心急，我們當然要去的，大概那地方必是很擠的。」愛姆孫先生其實也很想前去赴會，不過他的願望却被他勉強答應陪他兒子前去的幾句話所遮掩了。

喬治生長在一個懷疑宗教的環境之中，已二十年，頭腦清醒，好發問題。他的父親亨利愛姆孫乃是一個身材魁梧，喜歡武斷的人，受過普通教育，思想倒也機敏，但稍稍向譏刺一途。

他們正在討論這奇怪的告白的時候，愛姆孫夫人和她的女兒露茜走了進來。愛姆孫夫人乃是一位不喜出外的慈愛的婦人。露茜是一個舉動幽莽，十分「摩登」的女郎，今年才十八歲，但是她所染的習俗却遠在她的年紀以外了。使父親驚愕，母親恐懼，兄弟快樂，這就是她的本事。「又是一個宗教的辯論，」她笑着說，她那敏銳的眼睛，已看到她父親之稍帶舌戰的態度了。

「你猜錯了，」喬治更正她說，「這不過是開篇，接着還有全都在後面呢。」

露茜很驚奇的問道：「全部的宗教辯論！你究竟是甚麼意思？」

「一個甚麼悔改信道的人，在報上說可以同時接待一切來者，」喬治霎眼解釋道。

「先生，請你講清楚些，好不好！」他妹妹不耐煩地說道。

「事實在此，你自己去讀吧，」喬治把報塞在她的手裏。

她從頭至尾，越讀越覺驚奇，於是說道：「好大的膽！恐怕他辦不到吧！必是一個走江湖的騙子！」

「不，因為這些聚會是由當地一班可靠的聞人所贊助的，你看他們的姓名還列在告白之後呢，」喬治指着報紙說道。

露茜嘻嘻笑臉地望了他父親一眼，轉而向着她哥哥說道：「我曉得有一處地方可以使父親非常快樂。受過訓練的打破迷信者能夠多麼快樂，父親也要多麼快樂了。」

「就在今晚，你願意去麼？」喬治急切地問道。

「父親去麼？」

「去的。」

「那末我必定也要去。父親這次要敗北而歸呢！」

「你想他會這樣麼？」喬治說道。

「我想他會這樣麼？」她摹倣着說。「我想他一定要敗北的。你想無論何人可敢登一個這樣的告白，而且又得這些人的贊助，除非他熟悉他的——他的——」

「聖經，」喬治接着說完，就和他的妹妹去預備赴會了。

雖然愛姆孫先生全家在開會一刻鐘前已到會場，但是他們很不容易的才找得了幾張座位。

「再過一會，那些遲到的人都得站着聽講了。」喬治輕輕向着露茜說道。

「我很想知道他們將如何進行像這樣奇怪的一個聚會，」愛姆孫先生一面說着，一面很舒服地坐了下去。

「我們不用久待——你看，他們上講台了，」露茜說。「我周身都震顫了。」

「啊唷，」愛姆孫先生驚奇的說道：「毛醫生是主席。戴大衛居然能勸本市最著名的醫生來介紹他，他必有一番重要的演詞了。」

正在那時，戴大衛很活潑而毫不自覺地走到他的位置，在毛醫生一旁坐下。他年紀已有三十多歲，身材高過常人。

他的臉轉向愛氏的座位時，露茜高聲說道：「戴先生並不像一個好爭論的人，絕不像我們所預料的。看他那副鎮靜的樣子，好像是坐在自己的爐旁和朋友談心呢。」

「你想他像一個嗜殺的角鬥者麼？」她的哥哥戲謔說道。

「自然不是，」她說，「但是他可知道在他一開口的時候，就有許多問題像沸騰的火山一般要向他噴發麼？」

「然而他却不像有何煩擾。我想他比你更要明白將有何事發生，他那穩重的姿態，是由經驗而生之信任的結果。」

時間已到，毛利博士起立致乾脆的開會詞道：「自今日起，在以後的幾個月間，每星期日下午本堂將有宗教演講，題目是「不信道者之受詰難及反駁。」現代是一個空前未有之懷疑宗教的時代。主講者戴大街先生自幼生長在一個不信道的家庭之中，前此他也是一位熱心的懷疑派。現在他請了各派的懷疑者前來赴會，隨意給他們機會來質問他的演詞，若是在座諸君有甚麼問題或反駁願意提出，儘可截斷他的演講，戴先生也是極歡迎的。戴先生的目的，就是要幫助懷疑者來追求聖經中的真理。現在就請戴先生報告他的計畫。」

戴大街具着一種鎖定的威儀，走至台前，全場寂靜，充滿了期望的空氣。他靜立片時，向台下的聽衆詳視了一番，便開口道：「諸位到此地來，大概都誤解了我的意思和計畫……」

「我曉得的，我曉得的，」愛姆孫先生喃喃說道；同時聽衆之間也起了低微之驚奇的表示。

戴大衛鎮靜地接下去道：「我並不是要在此處詰難何人；我不詰難不信道的人或他們的主義。」至此聽衆却有點不耐煩的動起來了。

「我也不盼望在此反駁不信道的人或他們的主義，」戴大衛之清朗的聲音，較前似乎堅決了，高出於四週所起之挑戰的不平聲。

「這簡直是一個大笑話，」老愛姆孫噴鼻作聲說道，「我們已荒廢不少功夫，還是趁早回去吧。」他已立了起來。

「但是，不信道的人和不信道的主義是要受詰難的。不信道的人和不信道的主義也要被反駁的，」戴大衛用宏亮的聲音應許說。

那些已經站了起來的人，急忙坐下。「這兩句話却有點意思，」愛姆孫說，「我倒要再聽聽他看。」

許多的聽衆又靜默了，身體傾向前方，不願錯過一句。戴大衛看見他們那種態度，不覺微笑，同時也完全領會那震動的驚訝，發笑的蔑視，和譏嘲的戲弄，現在已轉爲津津有味期望了。他鎮靜地踱到台邊，安然發誓，他的態度是很誠懇動人的：

「是的，不信道的人是要受詰難的，懷疑主義也要被反駁的，然而並不是由我來做這番的工作。今日的譏笑者，和在場的不信道的人，在多年之前已被那智慧高我無限的一位所詰難和反駁了。」

「我的一部分工作，就是要將幾種事實供獻在聽衆之前，給諸位一個機會去承認它們，若是可能，也可以反對它們。因為我將給諸位許多的機會來質問我的演詞，而且敬請——甚至慫恿——諸位隨時可用問題和反駁來打斷我的演詞，所以此後諸位若是閉口無言，就算是贊同我的陳述了。這豈不公平麼？」

「是，是。往下講，」一部分性急的聽衆回答道。

「諸位的問題和反駁，必須限在所討論的題目之下。這些演講都是按着程序而排定的，諸位若是打算參加全部的研究，那麼或者有許多不切本題的問題，將在後來討論。」

「我要假定我們（連我自己在內）都是不信道的人。然而我們都是誠實的探險家，同在一起尋求關於這部希奇之書——聖經——的真理。我不過是在這次的探險航行中作諸位的船主罷了。」

「有一點是要注意的，就是：未經我們全體同意的材料，我決不取用。我們大家一齊進退，無有先後。若有一句話未蒙每一個人的接受，那末即須將它拋棄。一致進行，

這是我們要記得的。還有：我先通知諸位，我打算一步一步地由不信道而進入基督教。在這程序中，諸位儘可尋找缺點。我像諸位一樣的很想尋找它們，因為在這件事上叫我冒險處在錯誤之中，實在是太危險了。我誠懇敬求諸位一致的幫助，要在我的理論中尋找缺點，大膽的將它們指點出來。若找不着，那麼我假定諸位也願意大膽的接受那無可避免的結果。」戴大衛中止片刻，俾聽衆可以了解他的計畫。

「一樁令人驚愕的大膽的事情，」聽衆中有一个人說道。

「荒謬之極，必不可能的，」另一個人冷笑着說。

「他若是能遵照他的應許而行，那還不錯，」愛姆孫先生說。在場多數的人，顯然是與愛姆孫表示同情。只有少數的人，深信台上的人是言意相同的。

忽然後面發出高聲喊着說：「好，至此我們是與你同意的，我們往前進吧。」

戴大衛拿起一本軟皮小書，放在右手之中，向着聽衆說道：「這本書名叫聖經。世人對於它有種種奇特的主張。它那些親熱的朋友，甚至於把它認作是上帝的道。實在說來，有無數的人已經甘心遭遇可怕的死亡而不肯否認或輕視其中的教訓；就是現在也有不少的人情願隨從他們的榜樣。」

「今日我們都是懷疑道理的人；但是目前這部使多人已爲它捨棄性命，而且還有多

人肯爲它而死的書，當然是要審察一下的。我們願意研究。它可以任人質問麼？它可有需要細查之處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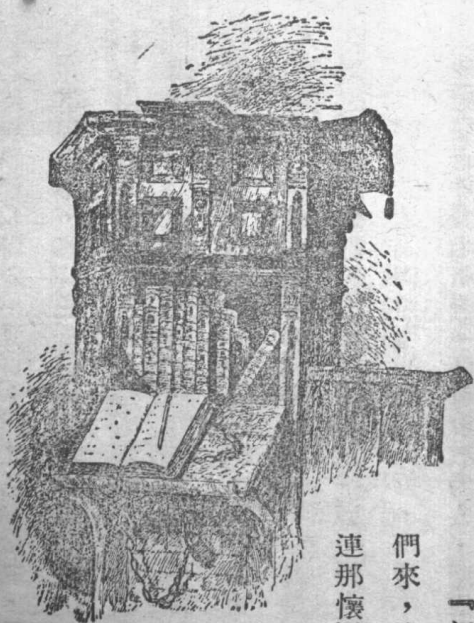
『我們怎樣去試驗一本如此重要的書呢？最好應從何處起首？那一部分最可非議？它可有甚麼特點，使它與世界其他每一部書都不同麼？』

『我們且翻開此書看看。帖撒羅尼迦前書五章廿一節說：「但要凡事察驗；善美的要持守。」在座者可有反對此意的麼？」戴大衛中止，等人回答，但是無人作聲。

『好；至此我們還是一致的。』耶和華說，你們來，我們彼此辯論。』以賽亞一：一八 我想

連那懷疑宗教最深的人，也得承認這個邀請是公正的。諸位要注意「辯論」之前的「彼此」二字。上帝先提出他的理論，以致我們可以「察驗」它們。在這一點上可有人找出錯誤麼？」

戴大衛又停了片時，等人回答，但是仍舊無人發言。



「自然啦，若有任何一節經人發過特殊的主張，我們是要研究的，聖經全部都是上帝的道的這句話，現在我們先不必去管它。我們必須提出一部放在墳塋裏去試驗一下。

「從前使徒彼得宣稱他曾親眼見過基督的大榮耀，並聽見上帝向他兒子耶穌基督說話的聲音。若是我們也能如此，那麼必要認為有足令人信服的證據了。但是彼得述及此次的經歷（彼後一：一六—二一），又說另有一種證據較比親耳聽見上帝尤為可靠。他說：「我們並有先知更確的預言……預言從來沒有出於人意的，乃是人被聖靈感動說出上帝的話來。」」

愛姆孫先生匆匆立了起來，身高幾達六尺，鶴立雞羣，頗引起聽衆的注意。有一部分聽衆對於戴大衛的演講顯然已經生出興趣，便呼喊道：「坐下，坐下；不聽末快點出去！」

但是還有一陣聲音慫恿他道：「說啊，說響一點。」他們得意洋洋，因為居然這麼快就有人接受演講人的邀請而來打斷他的演詞了。

戴大衛立刻停止，笑容滿面地轉向那等他招呼的愛姆孫先生。他一舉起手，接着大家都靜默了。

他鎮定地說：「我所要求的就是要請先生通報姓名，並且發言時務請簡略中肯。以